

卷一百三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製非弱葉與竹箴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
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揚公之舟以輪激水
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
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師
以上戰陳之法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鼓之狀

用兵戈戟之屬土國國中城漕衛邑我獨南行

朱熹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鋒矢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為治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烏

可曉民之情而必從已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

婦人日其夫之辭

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埭

鑿墻而棲曰埭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知之何勿思

公燾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

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埭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

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

也。再木美。美。美。遠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
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
里。勞之曰。我行求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
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
體群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怨。發而為序情。閔
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
知其期。仁怨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
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為
邊鄙之戍。沙漠近寒之塞。炎蒸瘴癘之鄉。一籍
邊關。永無可歸之期。則人之怨咨。無聊也。可知。

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時。其歸也
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加以恩而享其賞。則
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禍。起於龐
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人。主尚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生也。止。曰歸。

曰歸。歲亦莫也。曉也。止。靡無名室。靡家。玁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

啓曉也。君。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蒲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甚貌。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詳見貞氏前書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

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獫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詩。真氏已載其全篇於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條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以自慙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身之疾疚焉者。而臣於此不復詳載。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誠知軍旅為毒民之具。凡有興舉。

皆為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為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勞苦之狀。卹其飢寒之苦。憐其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為上所知。有所效力。則不為人所掩。如此則彼雖勞也。而忘其為勞。雖憂也。而忘其為憂。而一於敵君王之愾而功無不成矣。

詩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熹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陵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時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朱熹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也。亦行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樛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

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謝枋得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為說。同為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臣按。先儒謂茗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

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以降為國風也。噫。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閑之燕。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諷味焉。其尚日思所以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揆之於天道。人情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甚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旃旒有翩。

亂生不爽也平靡國不泯也滅民靡有黎也黑具也俱禍以燼也於乎有哀國步也運斯急也

朱熹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乱生不爽乱日主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感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也資也容天不我將也隳也所止也

云祖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也爭誰生厲也也階至今為梗也病

朱熹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君無所定祖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君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祖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知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也卿字居我生不辰也時逢

天憚厚怒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見瘠也孔棘病也。急我國也。

輔廣曰：土字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

使其厲階不生。國步不頻。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黎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頰。以相哀相怨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櫬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葬其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復謂除其賦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間。目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於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惟蓋。况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特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猶曰財

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贄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士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

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不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鋒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求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初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

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絕斯甚。

臣按陸贄之言。灼見人情事弊。而於征行之勞。擾邊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軍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親履其地。而日親見其人。辛苦勞頓。悲啼怨恨。沾於死亡。欲求須臾之生。而不

可得也。其所以為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理其事，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決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為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凡贊所言，皆當恒寫一通，置之座右，使邊塞寒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動于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臣按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

爭天下，致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博于子孫，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攀鱗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與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孫亦與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則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為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卹人之身，非徒卹其生，而必卹其死也。繼世之君，坐享富貴者，尚体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貴之所自哉。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警猶屠殺牛羊。
割鬻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羹。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
乎。

臣按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
兵以廣地而雪憤者。觀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

曰與士卒同其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
後報也。朱熹曰。慈三軍附也。撫而勉也。慰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此語出左傳。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解者曰。體
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
夫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則
初無以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
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
孜孜然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
間。邊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

功而無不知。有屈而無不伸。則凡為吾禦邊而
敵愾者。豈有不盡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
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
義固當如是也。若天居人上者。不能体情以盡
下。而惟責下之盡義。非所謂以人望人也。朱子
所謂怒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
不得非。但為將者少不得也。而為君者亦豈可
少哉。

以上察軍之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五



東洋書院
圖書部